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說苑

卷之廿終

說苑卷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



讀本記

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
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第而更姓
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
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
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
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
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
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
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

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
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
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
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
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
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
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
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
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于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

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儉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微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

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

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
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都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君
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鐘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
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
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

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遽而知之韓魏反
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
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
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
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
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
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
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

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
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
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
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
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
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
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腊肉不至不脫冕而行
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
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
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
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
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
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
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
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
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

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驎騄駼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鏃鄒拂鍾不鐸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驎騄駼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

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
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
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
操觚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
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聚
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
止然則暮託宿於鰭鱸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
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

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
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庶恥分矣故非其道而
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
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
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
予者乎長管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鄆武王
處鎬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

言
卷十
七
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猶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諛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

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授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音文霸心生于驪氏

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言無咎有言不信聖人

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

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
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
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
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
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
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
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勝臣也負
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
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

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
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
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
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
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
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
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
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
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

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
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
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
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
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
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闕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
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
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
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
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
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
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
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
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

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櫟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萋萋泝泝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

過鼉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鼉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禘禘者何也昔者

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克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夭殤祿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

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礮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

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

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顰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跣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過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

正盈不求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瀆瀆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蛇巢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王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剷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

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剝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卽善矣。出於害人，卽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王道焉。父

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會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牽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令，對門不通矣。」

說苑卷十八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

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白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

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轸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孛彗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

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昂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

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卽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太角大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卽位日月薄蝕山林

晨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在矢夜光

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

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

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南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不者杭蒲葦管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今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夫水土

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皆伊維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
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
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
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
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
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

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襪而去
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
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
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
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
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
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
曰騫爲君襪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

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歛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

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繫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

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賸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

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

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
年生牘而後能行三年顙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
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
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
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
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
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
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
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
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

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
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
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
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
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
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

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乎
 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
 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卽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
 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
 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
 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鹿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
 燕喙鷄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
 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
 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土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

秉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
 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
 爲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
 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
 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
 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
 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
 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

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
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
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
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
知吉凶存亡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
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
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
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

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
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鵲鵲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
而上之成王成于閭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
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
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
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
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
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

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撈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

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禱机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柰何對曰使太宰以祝

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所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已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號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闕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蹀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走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罫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罫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
罔象土之怪墳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
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
惟薊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
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
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廵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
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
孔子曰異哉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

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
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
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
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卽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
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
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
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
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

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筮鼎

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歸占之歸曰如君之言則蓍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弁之僑告其

諸侯曰號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已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旣卑諸侯遠已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侯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號乃亡

晉平公築虎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焉不然民聽之濫也

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
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
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
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鴇鴇食駮駮
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
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
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

駮
下同

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柰何一自
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
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
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
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
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
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
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

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信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忘國矣。」對曰：「雨穀三日，庶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敷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

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
絕獵谷之老人張社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
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
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
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鑒秦越人
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鑒者曰苗
父苗父之爲鑒也以營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
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

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鑒者曰
俞柎俞柎之爲鑒也搦腦髓東盲莫吹灼九竅而定
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
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
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
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掃而中蛟頭
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
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
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

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寵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死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塋父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臚而夢有五丈夫北

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畧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主以送死也；欲言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
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
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
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思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
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

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
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
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
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
循環故夏后氏敘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
野莫如敬故殷人敘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
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敘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
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維規之
三維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
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
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
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
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
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
韞冕屬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
裳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

立干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
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
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
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
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
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弑其
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
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

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
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
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
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以親詩曰溫溫
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
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

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行。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鞬，能正三軍者撝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行行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旣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
使王近於民遠於佞膏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
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
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
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
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
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
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二曰某

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
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傳母之教得承
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荅拜夫人受琮取一兩
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
順爲官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
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
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
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
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

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紉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日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日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柰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柰

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太

一作

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

一作香

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

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王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剋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

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

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

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

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

之所貢士伐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

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

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

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

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

代

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滿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日蒐夏日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柰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拊群

取禽不麝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麝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蒐獮蒐狩之義也故蒐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蒐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鷲鳥不搏螻蟻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參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克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旃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舉佐舉止則百姓畋獵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鴈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螫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天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皋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俚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十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密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月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飭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啗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

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
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
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
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
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
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
乘輿，大夫日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
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跗。天子啗實以
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敦實，位尊德
崇及親者，賻賵啗噲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
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
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
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
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
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
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
而後治凶服衣衰，飾修棺槨，作穿窆室兆，然後喪文。

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贏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歛以時服。既葬。封墳。墳橋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循循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

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或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

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苴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苴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戶僂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絕於目聲音咳唾不絕於耳嗜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卯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輿未登惴惴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決然行韓褐
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鬼神且不同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
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
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
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
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
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慨然遂巡曰大哉
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
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
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
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
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
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
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邊

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

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

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

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而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次制十一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水也故曰黃鍾微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

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

鍾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鞀鼓控楊塤箎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千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醕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立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喜聚之臣鼓鞀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懽懽之音作而民思憂曄曄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
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
民滯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
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
不怒柔氣不攝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
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
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
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
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滯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
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
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
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滯樂興焉正聲感人而
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滯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
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

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

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
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
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
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聲感者其聲噍以
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
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
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
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
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
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
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

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
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
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
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
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
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
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
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
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
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
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
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
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
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氣應之
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
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旣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耳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過矣

說苑卷十九終

說苑卷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

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
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
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
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
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
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妄之全孔子曰非其
鬼而祭之誣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
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益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
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
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渙者善爭陂
而舜渙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
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
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鬭之患起爭鬭之
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
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
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

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

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漑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憚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禾稼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

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綉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紵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牆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珎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綉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靡卽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

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
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閤道自殿直抵南山
之嶺以爲關爲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
極閤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
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女
倡優立石關東海上胸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
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
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
聞過而目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

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
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
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
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
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
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
不良誹謗而主廼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
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
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水欲以知過也今陛

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
寶積襲成山綿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
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
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
竭民力卑盡商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
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
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
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
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

曾

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
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
十亡也而會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
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
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
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
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
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

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卽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秦穆公開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斲木而裁之，

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爲大器、而建九斿、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上卿、問其兵執、與其地利、旣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王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櫟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王具劔、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
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
而市無預賈郤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辛卯在朝而四
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
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
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
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
所守此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
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錯之以
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
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
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
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
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
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郡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

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
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
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

一本慙而退
作忌

趙簡子乘弊車腴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
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
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
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園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
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園尚可乎惡聞嬉戲之游罷
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日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
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
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
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
女效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
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

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
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
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
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曰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
之俄言失德也履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
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
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

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滯侈也而況與寡人謀
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僦葬以反吾真必
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僦而
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
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
不可王孫曰吾將以僦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
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
人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

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
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
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
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暴之
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
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保葬
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緘其穿地
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
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
者不得用繆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僦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鍤之器以進
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
甒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
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
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

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
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
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
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二者則道不可
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
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
投吾師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
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
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

髮逆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又化已巳秋中十日對授程榮刻本畢今夏
炎熱甚多故後書遷延至于今日矣
將各望之候

說苑卷二十終

庫文淵青

共第

第

冊號架



110X
567
100
68